

电 视 剧 本

四保临江

编 剧 鲍 成

鞠路滨

中共通化市委党史研究室

江 临 保 四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 书 章



电 视 剧 本

四 保 临 江

编 剧 鲍 成

鞠路滨

吉林日报社梅河口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准印证9107007号

纪念四保临江胜利45周年

历史顾问

郝 钟 文

赵 凤 森

序 幕

1946年10月27日。

由六节车厢组成的一辆专列，奔驰在东北初冬的原野。

火车头喷吐着浓烟，穿过守卫森严的铁路大桥，尾车上站着警卫战士。

车厢里，面庞清癯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陈云，正聚精会神地和身材魁梧的候补中央委员、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肖劲光谈论着南满时局。

当晚，专列急驶而过牡丹江，停在牡图线上92公里处的一个山村小站——斗沟子车站。

初冬的夜，寒风萧瑟，飘着清雪。

罗秘书带领警卫战士守护在车站上。

险峻地老松岭山隐约可见。

车厢里闪着微弱的灯光。

一声刺耳的汽笛划破了寂静的夜空。

一列驶来的货车，从专列旁呼呼地喘息着驶过。

陈、肖二首长还在专心致志地分析着南满局势。

货车冒着浓烟，吃力地向老松岭南岗爬去。

货车将要驶近岭顶竟然停止了前进。

烧木柴的货车气力不足，车刹不住了，慢慢地向回滑下；十米、百米倒退的货车比开来时的速度高出多少倍，直向后滑来。

火车头上烧柴的司炉意识到，将有车毁人亡的灭顶之灾，拼命地呼叫着跳车。

罗秘书从专列车头的探照灯光中，发现货车异常迅猛的急驰而来急喊道：“快！……”奔向专列车厢。

警卫战士几乎同时呼喊着重向专列：“首长，赶快下车！”

陈、肖二首长被这突如其来的呼叫震惊了。

货车的守车正冲着专列的车头滑来。

搬道员飞奔而来紧握住闸把，急速地板开了道岔。

货车颠簸着，甩入了另一条轨道，在一连串的撞冲声中，脱轨颠覆了。

专列也被震撼。

陈云被震得从椅子上摔坐在地上。

王秘书赶忙上前扶起，拍打灰尘。

肖劲光急问：“怎么搞的？”

罗秘书：“可能是撞车。”

陈、肖二位首长揭开窗帘向外看。

货车在离专列车厢仅有几步远的路基上倾倒。

陈云若有所思地：“好险哪！”

肖劲光紧锁眉头：“要影响我们的路程？”

陈云：“南满战局特别吃紧，占领通化要塞的民主联军，还不到一年的光景，就要向长白山区撤退，据说还准备撤到北满？”

肖劲光意语双关地：“都说南满风雪硬！”

陈云颇有感触地：“好嘛，刚踏上去南满的路，就给我们一个信号！”

肖劲光：“千万不能拖延时间。”

陈云：“肖司令员，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抓紧时间赶到临江！”

推出片名：肖劲光同志题写的金光闪闪的四个苍劲的

大字“四保临江”。

响起主题歌。

随着主题歌闪现出一幕幕四保临江战役中动人的场面。

1

字幕：1946年秋。

黄叶飘萧，秋风横扫着落叶。

年轻的三纵司令员曾克林用望远镜观察远方。

红叶装点着美丽的山城通化，四周群山布满了东北民主联军的守卫战士。

马蹄声由远渐近。

两匹骏马飞驰而来。

浓眉大眼的左师长与警卫员急忙下马走到曾克林面前，举手敬礼，然后握住曾克林的手：“您好！”

曾克林向左师长：“刚才接到军区命令，叫咱们撤离通化。”

左师长不理解地：“打下通化还不到一年的时光，我们的任务是保卫通化！”

“蒋介石撕毁了‘双十’协定，国民党军进犯猖狂！”

曾克林、满腔气愤地：“不过，撤中带打！还要抓住战机，狠狠地打它一下，叫它知道知道老子的厉害！”

“撤！？……”左师长，抓起帽子生气地狠狠攥住。

东北民主联军在关东大地上撤退。

佩戴《东北民主联军》袖标的各路大军在秋风落叶中沿着大路、河坝、山坡、树林撤退……

后方机关大队大车小辆源源不断地撤出通化山城。

2

乌云翻滚，逐渐遮住太阳。

一架美制国民党军用专机在灰蒙蒙的沈阳机场徐徐降落。

戒备森严。熊式辉、杜聿明、郑洞国、赵家骧等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的将领、高级官员恭候在机场迎接。

威严的蒋介石穿着军装趾高气扬地走下飞机，与前来迎接的将军们招手致意。

“东北二獭！”熊式辉和杜聿明是一左一右，一拐一拐地迎上去。

蒋介石乘坐黑色轿车离开机场，将官分别乘车尾随而去。

“东北行辕公署”大牌子的特写，门前站着持冲锋的双岗。

东北行辕公署会议室布置得十分庄重气派。正中挂着蒋介石挂满勋章的半身巨像。

会议室里坐满了国民党高级将领等待着蒋介石的召见。

蒋介石走进来，略带微笑，脱去斗篷，站在正面讲台前，摆手示意坐下。

蒋介石环视一周：“诸位辛苦了！”

与会将领们“刷”的一下站起来：“校长辛苦！”

蒋介石又一次摆手让坐下。开始训话：“军事的成败，关系到党国的安危，如果不从军事上打败共产党戡乱救国，我们将愧对党国。大家要衷怀铭刻总理遗训，运筹帷幄，精诚团结，消灭共军于白山黑水中，完成戡乱大业。如今，我们

很快地占领了沈阳、锦州、鞍山、抚顺和东北要冲四平街，完成了东北战局的战略总方针，诸位劳苦功高！”停顿了一下，又轻咳嗽了一声；“克复四平街以后，占地日多，分兵把守，深感兵力不足，而且共军狡猾，攻击猖獗，无孔而不入，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我不得不将‘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蒋介石看着杜聿明：“为了达到三个月内消灭共军，战略方针是‘南攻北守’‘先南后北’……”

将领们互相对视，议论纷纷。

蒋介石阻止议论：“诸位！‘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是先占领南满，解除后顾之忧，然后北上，全力进攻北满共军，实现统一东北的伟大计划。以一举肃清共军为目的。身为党国战将，这正是你们为党国建立功勋的好机会，我相信，你们是一定可以成功的。”

全体将领立刻又刷地一声站起来。

3

连日阴雨，道路泥泞。东北民主联军三纵队的指战员扛着三八大盖艰难地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

曾克林和邓岳、李伯秋走在队伍中。警卫员牵着马跟着撤退。

辽宁、安东省委，省政府等党政机关沿着鸭绿江北上，向临江地区撤退。

齐秀贞扎着两个小辫儿，戴着军帽，背着红“十”字背包，精神十足地紧跟着后勤医院汽车、马车的队伍往临江撤退赶路。

部队越过村庄向长白山区撤退。

秋雨变成了大雪，战士们的衣服都被打湿了，落上了白雪，冻成一层冰霜。

雪落大地，越下越大，覆盖了村舍。

敌机盘旋在我撤退部队的上空。

整装的东北民主联军战士依依惜别的撤出通化。队伍走过通化玉皇山。

队伍走过通化东大桥。

宣传队的同志往通化转盘街邮电大楼的墙上刷写标语：

“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反对蒋介石破坏‘双十’协定发动内战”等。

“走吧！首长。”通信员催促道。

队伍在白茫茫的大山岭上急行军，战士边行军边议论。

战士徐国仁兴奋地：“新开岭这一仗打的好，全歼国民党52军的25师8千多人。”

解放战士刘风山：“25师是蒋介石的王牌，有名的‘千里驹’！”

“一个师全报销了！”徐国仁乐的直拍大腿。

刘风山插上咀：“连我们师长都……”发觉说走嘴，立即改正：“连国民党师长李正谊都被生擒活拿了！”

引逗得战士们哈哈大笑。

在新开岭战役中俘虏的国民党第25师团以上军官逆风千里被押解在去往临江的路上。师、团以上国民党军官的态度傲慢，仍表现不服，下级军官则垂头丧气。

刘风山紧赶两步，拉住徐国仁埋怨地：“打了胜仗为什么还后撤？”

战士甲操着山东土音牢骚地：“从关外到关东，解放的城乡全都扔。”

战士乙：“从关里到关外，来到关外吃酸菜。”

战士丙装得一本正经：“喂！说怪话可犯自由主义啊！”说完一伸舌头。

前面传来快板声。女战士小陈站在山坡上：“哎，哎，打竹板往前走，民主联军进山口，进山口，一声吼，长白山也抖三抖，这叫战略大转移，咱们牵着老蒋鼻子走……”

战士丁：“你看，你看！看人家，这才叫革命的乐观主义呢。”

又一战士：“乐观主义？我看是逃跑主义，放着仗不打，唱着跑……”

小个子兵：“徐国仁，你是新开岭战斗大功臣，你给评评。”

徐国仁骄傲地：“这个问题嘛很简单，咱不是为了一城一地，主要是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看看小邹仍皱眉头：“这是战略战术问题，你懂个屁；”

又惹得战士们一阵大笑。

“呱、呱、呱……”在竹板声中队伍在后撤。

一阵强北风，队伍被迷没在雪烟中。

乌云低暗……

4

乌云滚滚中渐渐显出清晰的军事地图，黑色箭头从几个方向指向安东。

国民党机械化部队浩浩荡荡，叠印在地图上，夺路进犯安东……

国民党52军二师师长刘玉章走进豪华的杜聿明官邸。

杜聿明站起来：“看你这个自豪的样子，一定是收复了

安东？”

“不愧是我的司令长官。”

“OK。”杜聿明淡淡一笑。

刘玉章：“报告杜司令长官，共军虽是溃败，但秋毫无犯，我们的队伍军纪荡然，到处鸡犬不宁，老百姓怨声载道，实在可虑。”

杜聿明立刻脸上罩上了不愉快：“现在是进攻南满，大举进兵，迅速占领东边道首府通化，一定要把共军赶进长白山冻死、饿死、困死。”

“是。”

国民党军195师占领了通化。

敌军气焰嚣张，先头部队涌入市内，传令吉普车插着青天白日小旗在市内街道上往返急驶。

美制卡车、辎重、榴弹炮车源源驶入市区。

叠印字幕：“国民党军195师占领通化。”

通化市转盘街一带的邮电大楼、银行大楼等主要建筑物门前都站上了持铁柄冲锋枪双岗的警卫。

通讯部队在森严地荷枪守卫中，架起天线呼号着、呼号声、发报嘀嗒声乱作一片……

“……喂！喂！国军195师已于11月2日凌晨占领通化……”

在叠印的敌部队进军画面上，电报嘀嗒声中出现一条自右至左的电文字幕：“……通化城防安定，进击顺利，发电厂、火车站、浑江大桥均被炸毁，舟桥部队已架起浮桥，先头部队按时通过，已越过三号地区，在炮兵配合下正追击中……”

一排排榴弹炮，张着大口猛烈喷着火舌，硝烟弥漫了阵地……

东北民主联军继续向长白山区撤。

四纵队撤下来的战士都穿着单衣单裤，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队伍撤进深山老林中。

长白山区的老百姓看到东北民主联军白天黑夜不停地往北走，都摇头叹气。

群众三三两两地站在家门口瞧着北撤的部队在议论。

留着胡须的老者：“这八路一个劲儿往北退这不自找憋死牛吗？”

拄着拐棍的老者：“咳——大路小路千万条，不知八路走哪条！”

年过花甲的老人：“唐朝薛仁贵征东，高丽将军盖苏文就是沿着这条路进入头道江，经八道江向临江方向败退的。”

白发老人：“绝路啊绝路，有去无回。甲辰光绪三十年日俄战，老毛子打这条路一去没回来。民国十七年张大帅驾崩，‘九·一八’一声炮响少帅退却，一去没还乡。”

一位年纪仿佛的老人赞同地：“满洲国皇帝溥仪1945年不也是顺这条路逃跑到太栗子就完啦。八路军可别走上这条绝户路呀！”

还是那么大年岁的人补充地：“就算杨靖宇将军能耐，三回九转不也到底是叫小鬼子逼得无路可走，上了长白山，再也没有下来。八路军又走这条路，有去无回了！”

几位老人家失望的摇头叹息，互相望着，对前途看法象满天飞舞的雪花一样渺茫。

飞舞着雪花的哈尔滨车站。

字幕：哈尔滨车站。

挤挤插插的站台上。中共东北局书记彭真在送穿着便装的陈云和肖劲光。

魁伟的彭真和颜悦色地对陈云：“陈云同志，你自告奋勇要求到形势严峻的南满去挽救危局，党中央和东北局批准了你们俩的主动请战，这次去南满担子可不轻啊！相信你们会干的出色呀！”

陈云望了一眼肖劲光充满信心地。“请党放心！”

彭真紧紧握住陈云的手：“好哇，一定要贯彻‘七·七’决议，发动群众，坚持南满根据地，完成军事上牵制敌人的战略任务，建立起巩固的东北革命根据地。”

肖劲光和彭真握手：“我一定记住老首长的话。”

“好哇！好哇。”满面笑容的彭真赞扬着。

肖劲光顺手从左上衣兜里掏出一块金壳怀表看：“开车的时间到了！”

彭真又紧紧握手：“等你们的胜利消息。”

专列急驰南去。

在嘀嘀嗒嗒的电报声中，叠印出字幕：“为加强南满工作，东北局特派陈云、肖劲光二同志前往，请派人到5号地点接俟。——东北局。”

7

果松一家普通民房，三纵八师师部设在这里。

左师长刚开完军事会议回来，一进屋就看到刘政委。

刘政委先打招呼：“老左开完会啦？”

左师长脱掉棉大衣：“又有新任务！”

刘政委急切地：“什么新任务？”

左师长瞧了他一眼：“还是撤退。”

“撤、撤、撤，部队已经压向长白山，敌人大兵压境。

只剩下临江、靖宇、抚松和长白四个县的狭小地区了，沟沟岔岔都挤满了部队，酸菜水都喝没了。”

刘政委：“将来我请你喝茅台。”

左师长：“茅台？猫尿吧！”

刘政委与左师长一起哈哈大笑。

“这四个县也不要了，再准备一些爬犁、绳子向北满撤，把南满通通让给国民党。哎，民主联军就这么大方。”

左师长越听越生气：“流血牺牲解放的地盘，怎么能全让给敌人！”

“这简直是造孽！”

刘政委却耐心地：“听上级的没错，反正这一条不能含糊。其实我也不愿往北满撤，撤那个滋味总是她妈的酸不溜丢的，你可知道，这是上级的命令。有道是‘欲取之必予之，’这里大有学问喽！撤！”

左师长真的动火了，扯着桌子上的地图哗啦一下，把桌子上的所有东西全掬到地上。

刘政委没动肝火，俯身捡起掉在地上的东西：“军人的

天职就是要服从命令。”

僵持一会儿，左师长还是生气地：“这样的命令你去传达。”

“可以，我想部队会通的。”

轰地一声，远方传来沉闷的爆炸声。

“四道江铁路大桥炸了！”刘政委停了一下又生气地：

“老左，你知道我提出过几次，四道江铁路大桥和铁厂炼铁炉是不该炸的意见。”

“怎么连炼五吨铁的炼铁厂也不保留？”

“这是上级命令，部队主力撤退前一些重要的设施都不能留给敌人。”

8

邓岳陪着曾克林来到营部检查工作。

邓岳好不容易抓到赵锁柱营长，急切地：“赵营长，还吃豆腐渣？”

赵锁柱：“包米楂子早就没有了，不吃豆腐渣吃啥？按着你的指示，粗粮细作已经两天了。”

“战士还整天放屁不？”

“天天吃豆腐渣、炒黄豆还不放屁。”

曾克林欢喜地：“好嘛！放屁好，七窍通畅，把怨气都放出去好打仗嘛。”点头笑笑，又问：“战士们的情绪怎么样？”

赵锁柱直截了当地：“司令员，都想不通撤退？”他摇晃着脑袋。

邓师长生气地插上嘴：“对撤退想不通也得想通，这是

上级决定，要你营长干什么的。”

“是，师长。”

“准备工作怎样？”

“还……还没动手！”

“不行！赶快准备好！过两天我再来检查，再准备不好，我就拿你是问。”

“是，坚决执行命令。”

战士们互相做个鬼脸，小声议论：“营长挨训了！”

9

赵锁柱和通讯员来到铁厂子镇政府。刚一进院迎面便碰上一位女干部，互相望了一下走过去。

赵锁柱忽然发觉这位女同志非常面熟，一时又想不起是谁，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回头看她。

女干部刘春花要下去布置任务，匆忙从房里走出来，望了一眼身着军装的赵锁柱也觉得很面熟，不约而同地也停下脚步，回头看。

他俩互相对望，极力地在想。通讯员发现营长那样看她，有些发愣，扯他衣角提醒地：“营长……”

赵锁柱不自觉地往前迈了两步，仔细地辨认，有些冒昧而试探地：“你是刘——春花？”

一语道破，她有些认出来：“是锁柱哥吗？”

赵营长惊喜地：“春花！”奔上去与她握手。

刘春花喜出望外地：“真巧，碰上了你。”

赵营长风趣地：“哎？这就对了嘛，无缘对面不相逢嘛。”